

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
张 翔

ISBN7-5442-0031-0/K·1
定价:14.60 元



郑介民军统生涯

欧大雄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琼新登字 01 号

郑介民军统生涯

作 者 欧大雄

责任编辑 张 桐
装帧设计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文昌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8.25 印张 420 千字
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8000 册

ISBN7—5442—0031—0 / K · 18

定价：14.6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椰韵海噪

1	月正中天	1
2	乡村童趣	8
3	文庙剑壁	14

第二章 仰喷俯啸

1	槟榔定命	22
2	学堂生涯	30
3	亡命海外	38
4	异域磨难	45

第三章 合纵连横

1	投身黄埔	53
2	初露头角	61
3	留学苏俄	70

4	策反桂系	78
5	说项开封	88
6	监军脱逃	98
7	推波助澜	107
8	助阵北平	117
9	虎穴除奸	126
10	未雨绸缪	135
11	德意取经	145
12	釜底抽薪	153

第四章 安内攘外

1	孰重孰轻	163
2	国恨家仇	173
3	醉心著书	182
4	情报功臣	191
5	提携亲朋	199
6	手足情深	206
7	远征援缅	215
8	受宠盟军	226
9	相煎何急	234
10	开罗之行	243

第一章 椰韵海噪

1 月正中天

彩带般的琼崖东海岸，浪花轻吻，沙滩蜿蜒，它是爱的琴弦。岸边屹立着海南名山铜鼓岭，则是力量的象征。它峰峦耸翠，气势磅礴，犹如波涛汹涌的南海中跃起的一条蛟龙，昂首翘尾，雄瞰神州赤县，海角天涯。

伴着琴音，踏着鼓点，铜鼓岭的西、南、北面，是一片连一片的椰子树。椰林深处，坐落着一个接一个房子用灰砖灰瓦砌盖的村庄。

海浪、大山、椰树，缀成了铜鼓日出、清澜夕照、东郊椰林、星岭笔塔等名胜古迹以及赤橙黄绿青蓝紫般的传说。

东汉时，马伏波将军因叛军所迫，逃到此地避难，在兵尽粮绝、束手待擒时，幸得山间仙尼祈祷天灵保佑，用一场大雷雨把叛军扫进大海，使马伏波将军转败为胜。马伏波将军临回朝时，特意将一面作战铜鼓留赠仙尼庵。后来，有一僧人在山间垦植仙果（槟榔）时，挖出铜鼓，人们抚今追昔，感慨万端，遂将此山名改为铜鼓岭。

铜鼓岭下，长满一片一片、一垅一垅的番薯，而不长其他值钱作物。村民千年百世都摆不脱一个“穷”字，索性管它叫“番薯岭”。

人们认为琼州的东海岸，大海波涛于外，峻岭耸屹其中，明

天地的成化，含万物而章光，必多俊杰。而这里也的确像番薯易植高产，营养丰富一样，哺育出了一批蜚声遐迩的名人。

铜鼓岭西边 30 多公里处，是文昌县宝芳乡下水村。该村不过 100 户，分为下水郑、下水林、下水陈、下水园等自然村落。

郑姓为文昌大族。下水郑村屋前房后长满了荔枝、龙眼、海棠、青金、黑墨、杨桃、菠萝蜜等乔木，隐匿在繁密幽静的林木深僻处。

1897 年，即光绪二十三年的阴历八月十五（阳历九月十一日）的月亮，在日头还未落尽时，已忽地蹦上了中天。像鱼郎在铜鼓岭撒下巨大的绞丝网，笼罩着椰乡的田园、道路、屋宇及空间和时间。

“八月中秋期，月娘真是圆，吃饼没有钱，儿啼父也啼。”“月儿娘，穿裙长，去种姜，姜冒芽，去种茶，茶生花，去种瓜，花啦啦。”村庄里回荡着用海南方言念唱得很押韵的民谣。

在这月光和民谣中，郑介民降生在下水郑村的一个小康家庭中。

郑介民的曾祖父叫郑宪帮，祖父叫郑令寿，祖上耕读传家。郑令寿在宝芳当私塾教师。他懂得用草药“爬墙龙”嚼烂敷治蛇咬虫叮等单方。山村“山辣”（海南方言：林木）、草丛多，毒蛇、毒虫也多，大人小仔三日两头被毒蛇咬伤，而不管富、穷，他都上门帮医治，且不收分文。

郑介民的父亲叫郑兰馥，号香甫，字伯升，是清朝的县学生员，当过布政司理问，是村里的父兄。他受先世的影响，性豪爽，重侠义，乐善好施，救人急难，誉满乡里。与郑炳升、郑翊汉、郑兰先等受族人推荐，纂修出的 10 册之巨的“郑氏族谱”。

郑介民出生时，兰馥 40 岁，长得头大体壮，额宽鼻阔，脸色黝黑。虽一副憨像，却很机敏。他过去连续得了六个女孩，因

而很懊恼，名也懒得起，只从大到小，顺着叫坯大、坯二、坯三、……。其妻子邢氏过意不去，主动叫他娶个妾，生个男孩接烟火，但兰馥不同意。这次生个男的，他高兴极了，从此不再听人们“兰馥生的都是‘凹蟹’（海南方言：女的），像他老婆一样，睡在前，起在后”的风言冷语了。

但很快，兰馥笑容消失，脸上布满了九沟十八坎般的皱纹。儿子月正中天时出生，是凶是吉？花好月圆，应是吉祥，但事情怎么那么凑巧，物极必反啊，搞不好是刀劈雷击呢。他相信五行、星相、占卜和择吉。

兰馥抬头看了看圆月，它悬挂在铜鼓岭山巅上，大大的，圆圆的，灿灿的，四周无一丝云彩，顿感到它那样的冰凉，凉入心肺，凉得透出抽不尽掐不断的担忧。

家门口挂起“吊青”（孩子出生后，为了使外人不惊动婴儿和避邪，往往砍一野菠萝，封上红纸，挂在大门口），妻子坐月子时，兰馥做了几个“椰笼”，到60余里路远的东郊海边圣娘庙问凶吉，求保佑。熏沐着神秘的古香烟火中的庙祠旁，百载老椰，高大茂盛。传说这是金刚爷的神体，护着庙祠的神灵。每逢奉神登龕的黄道吉日，香火鼎盛。

兰馥听讲，婆祖显圣，不论贵贱，不分地域，有求则应。汉朝光武帝便敕赐她为“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”。

他虔诚地摆设香案，喃喃地祷告指点迷津：“我儿出生在月正中天时，是凶是吉？”后抽签，捧着签边看边念签词：“云开雾散的前路，万物圆中月再圆，碎得诗书琴梦醉，贵人指引涉天台。”他虽知是副好签，但又觉得这东西不可不信，不能全信，仍忐忑不安的。

下水村从宝芳墟进入得走10多里羊肠小道，很“深”，狗都钻不进去，只能在村西头的山坡上汪汪叫，祖辈故把此坡叫“狗叫坡”。

村里有的人，一世没到过县城，默默无闻地背朝天，脚踩泥，了其终生。附近的冬瓜等村都是沙质土，土地贫瘠，农作物长得不好，却长满了拔不完，除不尽的草仔。每年几次排山倒海般的台风袭来，将不少树头像铁塔般的椰树连根拔起，稻子被刮得东倒西歪地泡的浊水中。人们说，“冬瓜村像冬瓜，壳大体重；下水村则是猪、牛的下水——贱”。

地方穷，盗贼却不少。村子四周种满了一丛丛的叶子长滑，全身是刺的野菠萝，用以防贼和阻拦牲畜下田糟蹋“百姓”。

郑介民家有四房一厅的正屋三间，坐东向西，横屋四眼，以石灰泥墁，砌有砖墙围着，在村子北面。地师讲“这宅基好，是众星伴月”。兰馥想起人们念的“命福贵必一宅基，二祖坟，三风水，四命运”，倒有些自慰。围墙连着正门是一门楼。前庭种着春兰秋菊，后院种着甜蒲桔子，左右前后尽是高大的树木和白竹、石竹、金竹、麻竹。前有一个半月形水塘，村头是水田口路坑，北面是下截坑。清幽宁静，使人与世无争。

当地人给儿子起名，是根据县衙秀才赐的“南兰庭心有馨在林九华重秀其和斯茂”诗句顺下定派的。

郑兰馥同妻子说：“儿子叫庭炳吧，字耀全。”并解释，“炳是世世光明，代代富贵，耀全是荣耀齐全。”“兑岁”那天，他用红纸将名写上，贴在堂匾上，在正厅中间的凉席上，摆放着书、笔、算盘、剪刀、镜子、梳子、寿桃和煮熟涂上红颜色的鸡蛋等给他捡卜前程。

郑介民看了看镜，又摸摸鸡蛋，使兰馥的心差点要蹦出来。还好，郑介民最后捡了算盘，并用手拨弄着珠子嘻嘻地笑。坏大高兴得大声念道：“捡了镜梳爱打扮，捡了桃蛋计较吃，捡了算盘能经商，阿炳弟以后定能赚钱。”兰馥乐得高高地捧起儿子说：“精人做生意，蠢人守土地，不精不蠢唱大戏。”

后来，父母又生下了五个弟弟。大弟郑庭炜、二弟郑庭烽、

三弟郑庭烘，老四、老五出生后患了天花病夭折了，名也没留下。

郑介民的母亲邢孺人，文教乡美柳村人，人们因而叫她美柳婆。美柳婆的娘家是当地的大户，田地有几十亩，椰树有上百棵。嫁给兰馥时，娘家给她做了几套用银子做钮扣的衣服和用紫铜镶边的藤箱。她在文昌农村遗风的熏陶下，塑造了耐劳的精神，孝夫的品质及泼辣的性格。当地人说：“文昌的男子，定安的娘子。”说是文昌的男子不种田，不做饭，不抱娃，活全由女人干。美柳婆也包揽了家中的全部活计儿。

由于一家十来口人，每煮一顿饭就得一大锅。不要说种稻，舂米就够劳累的。

硕大的竹舂，是儋州人用干老麻竹编成。体内用红土捶实，舂齿深卡在上下舂盘上，用推舂杆将盘呼隆呼隆地推动。美柳婆经常在夜深人静后舂米到鸡啼。

有时，邢氏舂米时，兰馥则坐在庭院里教郑介民识字，他说：“这是官字。”

“官字因乚（海南方言：为什么）这样写呢？”郑介民问。

“中国字是形象字。你看，官字是两个口啊，一个口说，一个口吃。”郑兰馥答完又给他指着农字说：“这是农字，农字光着头，是农民整天被日晒雨淋。”“官字两个口，农字光着头。”郑介民边听边想后问：“爸，你因乚不去作官，也一个口说，一个口吃？”

兰馥苦笑着，说：“阿爸没办法啊，依争取以后当大官，让爸妈去享清福吧。”

教完书，兰馥悠闲地用中板唱琼剧《秦香莲》。郑介民则走到竹舂旁用手盛着顺舂舌流下的米玩，玩腻了就呆看着月亮沉思，然后是没完没了地提问。

“妈，月娘上的桂树有多高呢？”郑介民问。“有九千九百丈

高。”母亲答道。

“有多大呢？”“九百九十人合抱不拢。”

他惊讶后又问：“吴刚砍倒桂树将怎样呢？”母亲说：“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天梯，像嫦娥一样上天宫。”

“月娘周围的星有多少颗呢？”母亲捧着簋里的米回答：“像这么多。”

他指着月亮后面一颗星又问：“月娘后面怎么老跟着那颗星呢？”“那是不干活，净是偷懒的星，天皇罚他跟着月娘吃屎。”

“月娘因也有时像个圆碗，有时像把镰刀，有时又像你织蓆席用的梭子呢？”还没等母亲回答，他已在均匀的舂米声中和温柔的月光里睡着了。

由于子女太多，又无恒产，郑家的家境逐渐困难。吃的是“番薯剝”、“鸭爪糊”和用大米从东郊、清澜等海边换回的小鱼、小虾、螃蟹腌成的酱，逢上过节做公时买回几只咸飞鱼，每只剝成六七段，一人吃一节手指般长的一段。房屋朽烂瓦漏，没法修理。在有男方能烟火旺的思想影响下，难于顾得“竿头母又顾竿头仔”，故郑介民的二姐、三姐、四姐、六姐陆续死去。对女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坏大坏二地叫，会引起伤心的回忆，故兰馥给剩下的大女起名郑文英，五女起名郑桂庭。

过度劳累的美柳婆随着失去女儿的沉重打击而病倒卧床。然而，她不容许全家笼罩在悲愁的气氛中饮泪吞声。她病好后，又仍挑起家庭重担，拉扯着四男二女，并以镇定、刚强的目光，给他们以信心和力量。

看着母亲备受折磨，含辛茹苦，年幼的郑介民撕心裂肺般，一个强烈愿望不可遏止地占据了他的心灵，长大了要当大官，赚大钱。

美柳婆长得高大，皮色黑赤。她常穿着裤腿肥大的黑裤，绷得腰肢乳房分明的上衣，一排布扣在腋下，整整齐齐的，给人

一种朴素、古风的美。她爽直，说起话来长长的一串。虽家贫却不允许你随便责骂她的儿女们。每碰到这样的事，当面跟你骂个痛快干脆。

有一次，村里谁都骂“泼”的二婶，指责郑介民摸了她家的鸡窝。美柳婆拿着凳子坐在二婶家门楼前，用木屐狠跺着山石地板，大骂：“你狗血喷人！要用‘狼牙刺’扎你的嘴！”郑介民也跟着骂，捡起石头要打二婶，吓得二婶不敢出门，兰馥去劝几次他们才作罢。

出尽了气回家，郑介民悄悄地在稻杆垛里掏出几个鸡蛋说：“妈，给你。”美柳婆接过蒸韭菜蛋给儿女们吃了。

第二天大早，她在挑水时遇到二婶，又像没有事一样扯开了，讲到开心处，咯咯大笑，蝉声辍止。

而二婶家门前的一棵木瓜树，果实则被弹弓打得个个都穿了孔，淌了汁。她知道是郑介民搞的，但只在自家的院子里指桑骂槐。郑介民有这个脾气，谁要是说了他，他准要不是用弹弓击人家的木瓜，就是拿勾刀把人家的芋头砍倒，或是把开满树的龙眼花打得一朵不剩。

他虽很顽皮，不甘输，但赶贼的铜锣一响，他会第一个从床上爬起，操起畦刀冲出房。而真正碰上贼，他又像乌龟缩头般退到人群后面。

郑介民从小起，母亲便在繁忙中教他识字，诵读琼崖名人丘浚用海南方言写成、用木板刻印的儿童识字经：“器皿物件，买卖賒现”，“东西南北，工商仕民”和《增广贤文》。

美柳婆一刻不歇地忙碌着。

她手把手地教郑庭炜写字，眼盯着锅里的椰子丝蒸咸鱼，耳听郑介民背书。

一天，村子里的郑兰萱伯讲三国说，“刘备的谋士庞统智慧超群，他一边审案，一边阅公文，还一边回答张飞查问。”郑介

民忙插嘴说：“我母亲也能同时做三件事，她也是庞统。”

灼热的阳光，贫瘠的土地，磨练着郑介民，他长得很快。8岁就像个后生仔，高大、黝黑、结实。他在父母的勇气、习性的保护下，在当地民俗、村风的熏陶下，像旱瘠的坡上的草籽，顽强地成长，继承了祖先的勤劳勇敢，百折不挠的秉性和父母精灵、狡诈、自私的习气。他平时见谁都裂嘴笑，但沉默寡言，深藏不露，怨恨不形于色，任事勇毅，争强好胜，又饶有智略。村里人说：“庭炳笑脸，珍惜，只是巧虫多，是暗狗。”

2 乡村童趣

琼崖人把墟叫市。

每当下水村附近的土苑市赶集时，郑兰馥必到市上转悠一会儿后，到茶店里要上一杯咖啡、两个珍堆或糯米糕，边吃边听政局时事。一天，兰馥赶土苑市，在常往来的茶店中坐下不久，店主告诉他：店中住了位外省的堪舆师，几个月了，无人雇用，拖欠着店里伙食和房租，无力清还，不知知作（海南方言：怎样作）是好。兰馥听完，很感兴趣。本地的风水先生他请的多了，外籍的如何呢？于是请店主叫来那位堪舆师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兰馥与他笔谈，感到他颇识风水。兰馥想，父亲郑令寿年岁已大，不久将归天，可请他代择一风水穴，又视其可怜，便向店主付清他所欠的费用数元，带他回家暂住。堪舆师在兰馥的带领下，走遍了宝芳、头苑、东阁等地，最后看中了东阁上朗村附近山坡上的一块地，但此地不是他家的，他便请人去找主人说情疏通。由于他的人缘好，平时无偿地给上郎村不少人看病，地的主人将这块地送给了他。不久，令寿逝世，兰馥将他葬在那里。

过后，兰馥又请相师给郑介民相面，看他的八字命理。相

师告诉他，郑介民太极贵神，必大福大贵。封建思想严重的郑兰馥听完，高兴至极。又由于郑介民是生了6个女孩后生的男孩，兰馥、邢氏简直把他当作金疙瘩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上怕摔了。

而蒙性未开的郑介民，整天弓、棍不离手，粗话不离口，是“不挂枷锁的牛犊”。他勤动脑，有心窍，被称为“猴子脑。”是个小孩头。

捕鼠是他最喜欢的。

当地除了家鼠还有臭鼠、松鼠、田鼠、椰鼠。田鼠和椰鼠为害甚烈。一群田鼠一天败害一亩田，一只椰鼠一天糟蹋几个椰子。这些小精灵窜来跳去，郑介民弹弓虽打得准也很难打着。

稻子成熟时节，稻田里纵横交错着一条条滑溜溜的鼠道。郑介民带着村童郑庆忠、郑心金、郑心云、郑庆玲及弟弟们上附近的青山岭砍回老山竹和白藤，制成夹子。傍晚时，他边将夹钳对准鼠道边吩咐：“阿金，你把炒香的谷子放在夹后，炜弟，你把踩倒的稻子扶起来。”捕椰鼠，郑介民是摘下一个椰果，凿开孔，在孔外套上活结，用椰汁将孔套洗干净，然后搁放在树上，馋而贪的椰鼠看到里面鲜嫩的椰子肉，猛地钻进去，便乖乖就擒了。

第二天，晨晖在浪花的呼拥下，在那巍巍的铜鼓岭露出了笑脸。

“烧掉它。”郑介民把捕到的田鼠摘下后说。阿金、阿云抱来稻杆，燃起大火，田鼠被烧得吱吱叭叭爆油。他们咧嘴大笑，蹦跳着说：“真过瘾！”椰鼠肥硕，肉鲜美，他们捡回去炒椰子汁吃。

接着，郑介民大声喊道：“摘椰子吃啰！”带着童友及弟弟们奔向椰林。大人准许他们捕到鼠后，摘椰子吃，不管是谁家的。

路过村西头一棵树矮果多的椰树时，阿金说：“上这株，这株矮，椰子多。”介民向他瞪了一眼说：“不行！”阿金不知道这株是郑介民家的。他母亲常叮嘱他，摘其他人家的，留下俺的做糕心和炒椰子盐。

像少女秀发般的飘垂椰叶，摇曳着柔风；像神话活宝般的肥硕椰果，散发着清香。

椰林里有青椰、红椰、褐椰。郑介民噤噤几下爬上了一棵红椰。他听说，红椰汁更甜爽，肉更鲜嫩，吃了补。他把枝叶拉拢，编连成摇篮，躺在里面。撕几片嫩叶，卷成唢呐般不停地吹。“娘娘”的蝉鸣声，“忽忽”的风拂椰叶声和“哩哩”的唢呐声，交融成独特的乐曲。

下水林的林妮妹闻声赶来了。她圆脸儿，大眼睛，细眉毛，头上竖着两根羊角辫。男孩们都喜欢她。

“妮妹，接好！”阿云扔给她一个椰子。“让我也上树吧。”林妮求道。“不行！女人撒尿不上壁，爬上椰树果子就会掉光。”阿云不同意。“你们骗人，谁说的？”“兰萱、翊汉伯都这么说的。”林妮只好在树底下撅嘴。

阿金、阿云们玩得入迷时，郑介民向林妮悄悄地眨了眨眼，她领会了，像“龙卷柱”般爬上介民身边的一株椰子树。她在树上唱起山歌，大家都惊了，大喊：“炳哥，炳哥，妮妹上树了！”郑介民转过脸注视着，一言不发。突然间，他又哩哩吱吱地狂吹起哨子。阿云说：“嗯，原来是炳哥搞的鬼。”打那以后，村里的女孩子们都学会了爬椰子树。

女孩子爬上的椰子树，椰果会掉下来吗？郑介民一连几天都到椰树底下看。啊，林妮爬上的那株椰树，椰叶照样葱绿，椰果照样丰硕。“大人也说假话哄人啊。”他似有所悟地同阿金说。

有一天捉不到田鼠，郑介民也带着村童们摘椰子吃。兰萱伯绾着裤腿，扛着锄头从树下过时，问他们：“今天捉到几只？”

郑介民忙率先回答：“捉到六只。”兰萱伯没追问，向他们竖起大拇指后就下地了。从此，郑介民讲假话更多了。

下水村的祠堂旁有一株几个人合抱不拢的大榕树，满清时的老人说已有几百年，是佛祖如来丢下一枝金榄叶变的。绿叶像一把大伞，树干斑纹凸凹，盘根裸露，果子橙黄。收种大忙的晌午和晚上，树里的人都把饭菜端到树荫下，边吃边享受那悠悠清风，聊村事家常，谈人情世态。郑介民爱听“古”，此时同抓着大榕树坠下的垂根打秋千的小兄弟们，呼地拢到树根下的大人周围。

兰萱伯的故事最多。一个个溢满鱼腥海噪，羊羯山辣的故事，从他那只麻竹烟筒里飘出，“椰林传说”、“牛郎织女”、“哪吒闹海”、“海瑞罢官”等等，扣住他们的心弦。郑介民逐渐知道，村子是祖先用肩膀和双手磨出来的，村的道路是先辈用双脚踩、牛车轮辗压成的。兰萱和兰先、谢汉伯他们的肩膀、手脚，条条的皱纹，块块的厚茧，是悠悠风雨岁月的年轮，也是创业的烙印。

下水村二三个月如能来一趟“厚皮班”演琼戏，那会轰动周围的村子。

郑介民跟着村民们找来长长短短的木料，扎成一个方方正正的框架，从各家收集来木板往上一铺，就成了戏台子。他是个“戏瘾”，夕阳的余晖还未尽，戏班的招人锣就把他的心撩得痒痒的。“看戏去啰！”他满村跑遍，边跑边喊着。

戏场是用粗布围起来的。郑介民从家里拿出剪刀，与同伴将围布悄悄地剪开一个大孔钻进去，从台下到台上捉迷藏，在那三四米高，横七竖八的地架木上奔走。兰馥见了心吊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快下来，摔死你的。”他做个鬼脸后大声回答说：“摔味起，血流咪结痂，脚折咪治，肠流咪死，死味死，冲啊！”

有一次，他从横木上重重地跌下昏迷过去，最后才在美柳